

爱情， 限量版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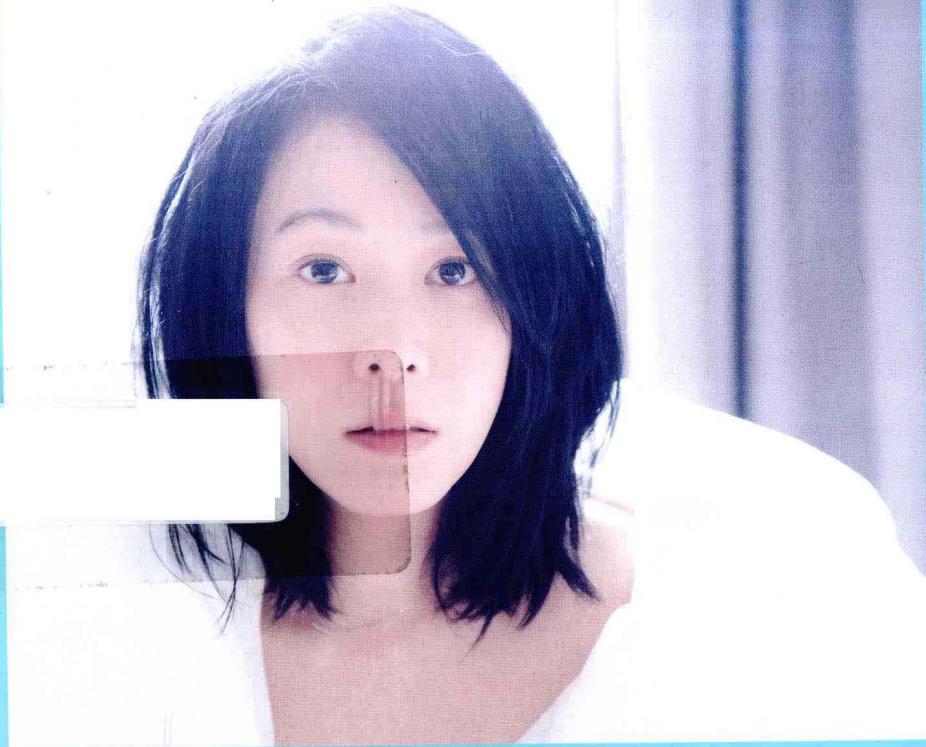
爱情，限量版》电影短片
同名短篇小说

1/littérature, photographie

刘若英

摄影文字

告别回忆
迎接明天
经过的每一站爱情
都是为了迎接更好的自己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情, 限量版 / 刘若英著. —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2

ISBN 978-7-5321-4739-7

I . ①爱... II . ①刘... III . ①刘若英—自传 IV .

①K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89808号

特约策划: 吴文娟 邱小群

责任编辑: 刘晶晶

封面设计: 许品诗

爱情, 限量版

刘若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7号

 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 (深圳) 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787 × 1092 1/16 印张12 字数1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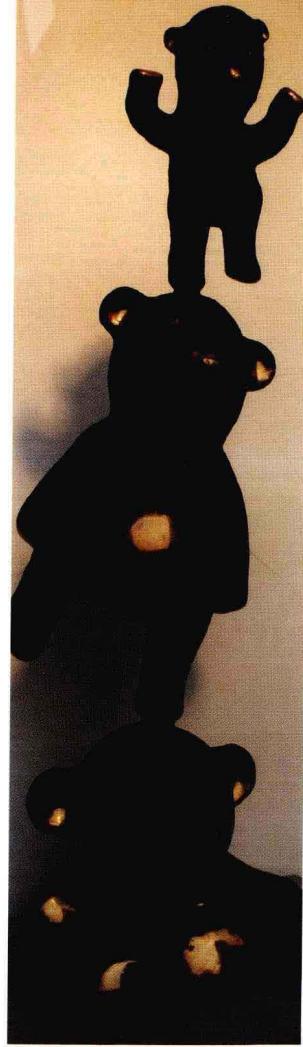
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739-7/I · 3698 定价: 45.00 元

A photograph of a crescent moon in a dark sky, with a colorful horizon featuring shades of orange, yellow, and pink. A small, dark silhouette of a person's head is visible at the bottom center.

C'EST QUOI L'AMOUR?

刘若英
摄影 文字



小练坐在灰色的沙发上看着书，小映把头枕在小练的大腿上，身体平躺在沙发上，两只脚随着她高兴地晃啊晃着，脑子里或者说胡思乱想，或者说“什么都没想”，这是小映最喜欢的状态。

他们家整洁有序，乍看很像家居图录，就连他们两个在家随意穿的，感觉都是搭配过的！细致一点地看，可以见到图录上没有的生活细节：两人一起在乌布山区的鬼脸照片；牙膏的盖子只扭到一半，盖口凹凸不平的是牙膏渣子；书架上的书明显分为两边，一边全是财经、管理之类，另一边多是言情小说跟漫画。这是宜家也好、无印良品也好，都是图录上不会有的画面。当然属于小练的那一边书架上偶尔也会有漫画出现，但绝对是科幻、恐怖之类的。客厅的角落有着一把像是小时候我们骑的木马摇椅，但特别的是，马变成了

熊。那是小映 26 岁生日时小练送的礼物，小练总笑喜欢熊的小映爱蜷着身子晃啊晃的。电视机很小，因为他们两个都不爱看电视，两台笔记本电脑随意地散落，一台 Mac，一台 PC，虽说互不相容，但也安然无事地依傍在一起，只是各有各的主人。

小练在投资银行上班，小映是做网络设计的。小映的工作时间比较不受限，但她的作息却比上班的小练更规律。她每天大约九点多起床，一定空腹喝一杯黑咖啡，一片或涂花生酱或不涂花生酱的吐司，然后伸展一下就坐进自己的小书房，一直到一点多，她吃简餐。所谓简餐对她来说就是百吃不厌的辛拉面跟三色水饺。即便是快餐，她从来不随便，水饺要提早从冰箱拿出，自然解冻，做好后一定要放进精致的碗盘里才肯用餐。对她来说，这是起码的坚持。她不认为这

是怪癖。

说在银行上班的小练是工作狂并不夸张，他上大号时，都不会忘记把手机带进厕所，有时甚至把 PC 带进去，放在膝盖上上网。小映已经习惯小练的全年无休，只是还是很讨厌半夜翻身时，旁边的床突然是冰冷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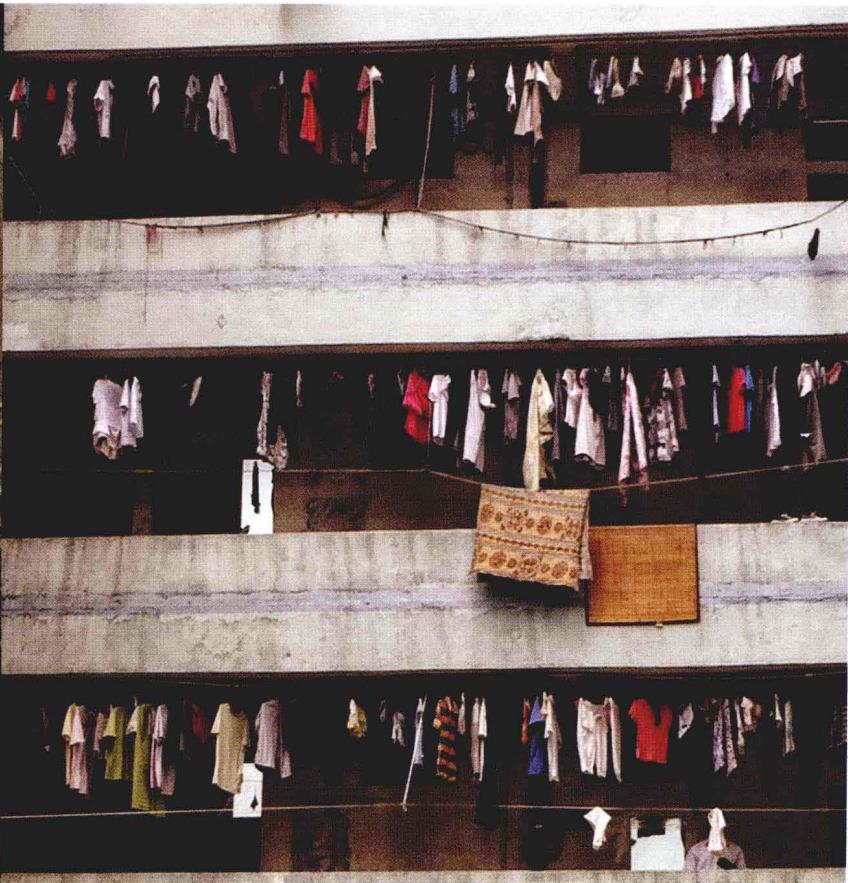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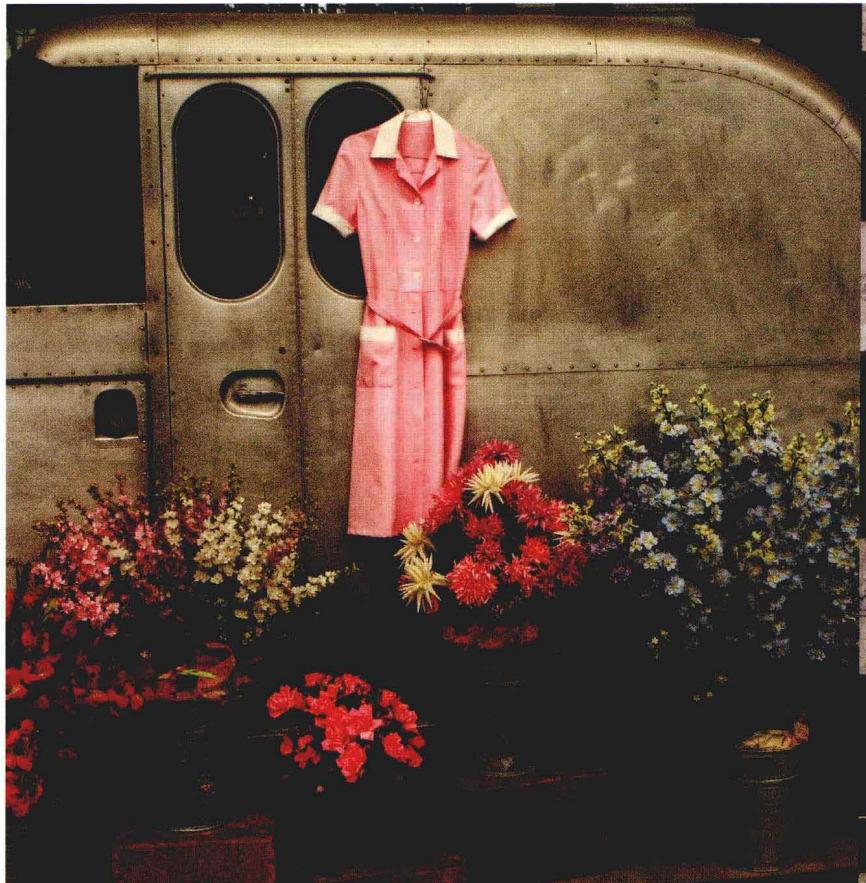
他们的认识很一般，几个交集的朋友，几次聚会，不算一见钟情，但两人每次见面总可以说上很多话。不像现在，说好听一点是相敬如宾，刻薄一点是彼此已经失去激情。这也属正常，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嘛？研究人类的专家也说人本来就是这样。

小映倒是常常回想当时喜欢小练的原因，想着，想着，自己觉得好笑。一次聚会中，小练无意间问小映“冷不冷？”

就这么简单，三个字，小映就爱上小练了！据小映说，“现代的男女，已经没有细节的问候了！男人都不像男人了，体贴好像变得没个性！”而如果你问小练，他当初喜欢她什么呢？小练的答案更妙：“不能跟你们说，因为说了，小映就会不自然地去突显那方面的自己，那多恶啊！”什么跟什么啊？但这就是典型的小练。

他们对上眼没多久，就因为不耐天天“三条街”的相思病而住在一起了！由于两个人都是第一次跟人同居，所以前几天为了谁先洗澡而让来让去。有一回，两人都不好意思先去洗，你等我我等你的结果是，两人都没洗就睡着了！现在，想都不用想，默契主导一切！通常都是小映先洗，因为小映喜欢傍晚的时刻，也就是小练还没下班时，独自泡在浴缸里。那时天黄黄的，水流声夹杂城市车流声，让小映觉得此时是





属于自己的最后时刻。有时小映甚至会开一小瓶清酒，让心跳更快一些。有几次小练回家见到泡完澡的小映还没穿衣服就窝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小练还没那么忙的时候，总会拿一条很大的毛巾把沙发上的小映裹起来，像是襁褓里的婴儿，运到床上去。她其实都醒了，但是舍不得睁开眼，那是幸福的时刻，唤醒她已不复记忆的温暖。那其实是她想象的，来自一张儿时的照片，她眯着眼躺在母亲怀中，母亲歪着下巴看着她。不过小练抱她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小练步调更紧凑了以后，小映大多都是自己冷醒，打个喷嚏，然后穿上衣服，没事似的回到小书房继续画她的插画。她一直没有发现这些小小的改变，其实在她心里种下一些看不到的火苗，或说“冰”苗。对他们而言，不去面对这些微妙的互动，就是一种解决方式。

无声的变化正在发生。他们也会在生活的空隙、无法填满的小片刻里，各自地问自己，为什么距离感越来越强烈？为什么对应该反感的事情不反感了，对应该生气的事情不生气了。小练是理性思考，他觉得这是所有爱人之间都会遇见的低潮时期，互相适应适应，熬过去就好了。熬过去，就会像家人一样，永远温暖地在一起。而小映是直觉型，几次的感情低潮不得纾解之后，心早已经飞了出去，她并不憧憬清淡如水的厮守。

小映超喜欢搜集限量商品，虽然她知道这都是商人骗钱的伎俩，但就是无法抵抗“限量”这两个字。她有时会自问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有限时限量，所以值得珍藏，那么爱情呢？是否因为她跟小练之前的爱情过于美好，几乎像是无瑕的汽车广告一样，短短三十秒，但人生的滋味都包含在里头了。



因为过于完满，所以也只能短短的，长了就露出马脚。两人相处也是这样吗？这个疑问时不时会出现在她脑袋里。小映知道这是无解的问题，如果把这个拿出来讨论，以小练的个性，除了一堆言之成理的分析之外，不会有什进展跟结果吧。小练会说她“想太多”。小映其实很讨厌“想太多”、“不要想太多”这种说法，人会想太多不是自愿的，不想太多的人是天生就不会想太多，不是人家劝出来的。

小练每天的工作不断地加重，但除此之外，他自认为把剩余的时间都给了两人世界。可不管他怎么挤出那些闲暇，对小映而言，都过于破碎。这些相处，就算拼凑起来，也找回她当初的感动。

她又是一个人在沙发上醒来，准备去厨房找点东西吃。

小练今天倒是早回家了，一回来，竟带了小映喜欢的辣椒大蒜意大利面和菠菜汤。这家餐厅不算便宜，通常是什么特别的节日才会光顾的，今天小练却带了外卖回来。小映的小公主本能受到刺激，立刻像只无尾熊一样，把自己紧紧悬空挂在小练身上。小练笑说，“你最近是不是胖了啊？”小映没听到一样，只不断地亲吻着小练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，能在上班日一起吃晚饭简直就跟过节一样？”小映边吃边说着。

“饭要一起吃一辈子，现在急什么？”小练回答。

Ok, that's it. 这句话太“小练”了，小映就是在等这个时刻。她拿起酒杯，放在耳边听着酒晃动的声音，盘算怎么措辞，尽管心里已排练过无数遍。她要跟小练说，她已计

划好自己一个人去巴黎旅行。

倒是小练先开口了。

“有一件事情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”小映睁大眼睛看着他。小练继续说，“公司希望我能去纽约实习两个月，时间不算太长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先跟你商量一下！”

小映抬起头看着他，“我可以跟吗？”这是计谋还是本能，小映自己也不知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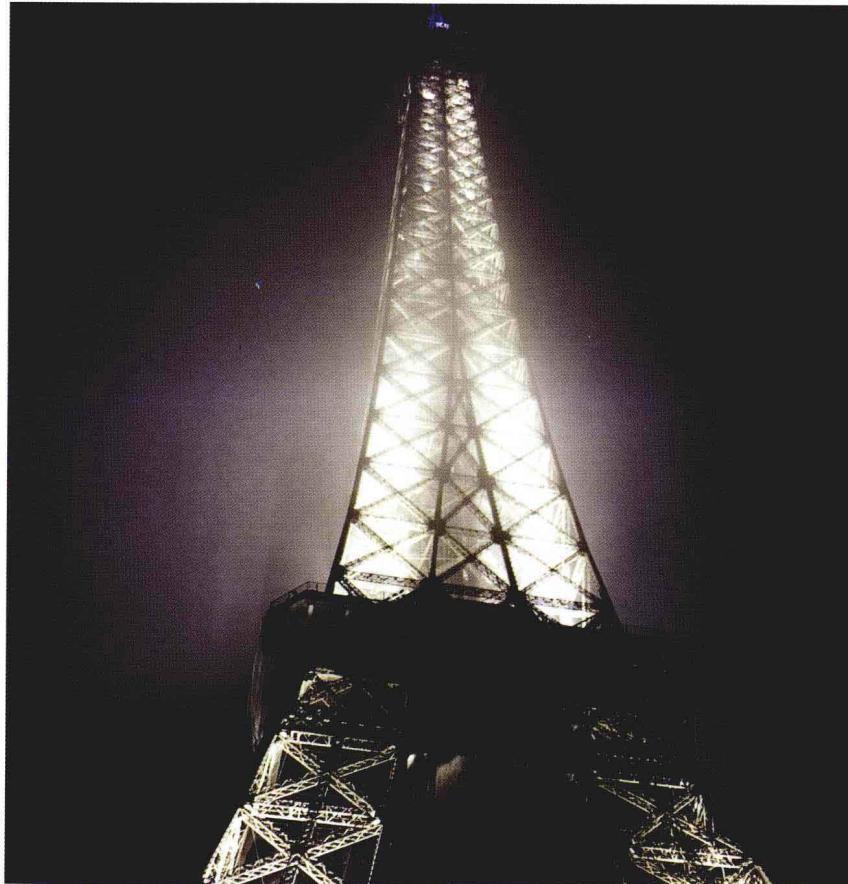
小练在第一时间拒绝了，说这样给公司的感觉好像假公济私。小映清清淡淡地继续吃着，倒让小练有点纳闷，小映通常不会简单放过他。小映沉默了五分钟，“那我自己去巴

黎旅行吧！”这下该小练愣了，“巴黎不是说好一起去的吗？”

“我们说好一起做的事情太多了，可是几乎没有一样实现，你总是再说再说，我总是等等等，我不想等到走不动了，才想起还有那么多遗憾！反正你要去纽约，本来就要分开两个月，有什么分别呢？如果你还想去巴黎，我可以再去一次。”

小练无语了，这些话不像一时兴起，是在脑子里储存许久的。小映开始收拾桌子，只剩下两个酒杯里的残存红酒……

小映躺回沙发里，听着雨声，小练拿着两个酒杯走过来，在一旁坐下，他们碰杯。



JEAN PAUL SARTRE
1905 - 1980

SIMONE DE BEAUVOIR
1908 - 1986

“你生气了吗？”小练问。

“没啊！你呢？”小映边喝边问着。

“我？没啊！”

这是他们最熟悉的对话方式，总像是排练过似的。

空气因为湿气而有了模糊的距离，像极了两个人此时的心情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依旧的生活。小映除了手边的工作，大把的时间用在上网寻找巴黎自助游的信息上。罗浮宫、巴黎铁塔、圣母院、蓬皮杜中心，这些旅游的惯性标的，不知为何，对小映来说一点吸引力也没有。感觉好像只需要去拍张照片，表示自己到此一游就可以交代了。但巴黎她不是第一次去，

这些证据，她早在认识小练前就收集过了。那为什么还要回到巴黎，为什么不是佛罗伦萨、纽约、京都？小映自己也说不上来，只感觉脑中有根指南针在作祟。

她继续一层一层地搜索巴黎的资料，不知自己在找什么。无意间，小映看见了一张景点照片，一块简单而洁白的墓碑，上面刻着两个名字，其他什么都没有——

Jean-Paul Sartre 1905.6.21 – 1980.4.15

Simone de Beauvoir 1908.1.9—1986.4.14



这个墓碑莫名地吸引了小映的眼珠，她试图念出这两个名字，试了几遍，原来就是萨特与西蒙·波伏娃。那是大学时课外读物的记忆了，男的称号是法国存在主义大师，女的



据说是女权思想创始人。她顺手 Google 了一下，资料上说两人相恋了近六十年，没有结婚，却互相依偎到终。小映记得第一次接触波伏娃，是第一家诚品书店刚刚开幕，她去逛，看见萨特的一句话写在扉页上，“这个世界上，能与我精神跟灵魂对话的，只有一个人，一个女人——波伏娃。”这短短一句话，让小映感动不已，立刻买了那本书。结果，当然没看完，内容都是严肃的哲学理论。但小映却美滋滋地埋下了一个愿望：“如果有一天，有个了不起的男人这样提起我，那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赞美了。”

两人把启程日安排在同一天。前一晚，房间里分装好两箱行李，小映还在浴室取舍她的保养品时，小练走了进来，从后面揽腰抱住小映，小映转过身来，亲吻他的头发、胡渣。小练突然说，“要不你还是跟我去纽约吧！”小映松开了手，

“不是你说的吗，我们还有很长的日子要一起过，何必这么不潇洒呢？不是你教我说……”小练捂住了她的嘴，“那……你要每天发照片给我看哦。”

第二天，尽管班机时间相差三个小时，他们一同去机场。在车上，两个人都没说话，手却是紧握着。在不同的柜台办理完手续，小映到了闸口时，紧紧地抱住了小练，哭了起来！小练说，“快上飞机吧！到了打电话，要待不住就来纽约！”仿佛赌气似的，小映一转身，跑了进去。小练看着她的背影，突然心口一紧，像是目睹了某部连续剧的结尾，只是没有主题曲，不知是喜是悲、下一集怎么开始？

飞机到达巴黎时是清晨，小映一个人拖着行李走出来等巴士，她拿起相机，拍了一张清晨的天空，平常泛白的云朵



在清晨却成了层层叠叠躲在深蓝里的乌云。小映用 Video 自拍，“虽然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，但是一点也不累！现在有点凉凉的，小练，你应该还没到吧？”按下 Stop 键，她跟自己说，下次要跟自己说话，不要又是习惯性地跟小练留言了。

她订的是一家民宿，房间里头除了床，有一张双人沙发，一张书桌兼餐桌，最喜欢的是开着窗的一个小小厨房。

小练到达纽约已经是当地晚上十点多了，接飞机的是没见过面的同事，从肯尼迪机场到市区近一个小时，同事不断说着纽约的夜生活，小练突然问他，“我住的地方能上网吗？”

一到公寓，小练急着开电脑，同事笑他，“果然传说中

的工作狂。”

“到喽！一切都好。今天的行程是随便走走，买点日常要用要吃的东西回来。”简单的留言出现在小练的屏幕上。小练有些酸楚，平时也没觉得自己多需要小映，反倒常常是“无声胜有声”，但看到这么简短的信息，竟有种被抛弃的感觉。不消说，照片一张也没有。小练来不及分析自己，决定先不回电邮。

都说忙碌是治疗不安最好的药方。小练让自己狠狠忙了三天，几次想打电话，不是时间不对，就是情绪不对，然后就忘了。然后又是时间不对，又或许，他无法面对真正的原因。他有点明白这是一个关口，但他相信自己的冷处理是对的，是对两个人的关系比较好的……

小映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因为时差。有时醒来还是早上五六点，她按照自己在台湾的步调，一杯黑咖啡，一片土司，然后看着地图，研究公交车地铁的路线。九点出发，一区一区地逛，行礼如仪地把之前脑海里想象的行程都走一遍。

几天下来，一种不耐烦的情绪油然而生，除了旧旧的书店提供了些许温暖，她感觉巴黎跟记忆中完全不一样，是因为夏天的关系，路人的衣着少了表现品味的层次感？是因为那些景点都去过了，自己挖不出新意？还是因为欧元太贵，shopping 下不了手？还是，还是……自己变了，心情变了？

墓园比一般的景点早开门，小映八点就到了门口。走进去，一如安息地该有的萧索，一个石碑上刻着个别墓碑的指引。她细细地搜索，发现在这里当邻居的诗人跟文艺人士还

真不少。她放弃按图索骥，随意地走。晃着晃着，远远就看见她所熟悉的画面。那是她凝视过许久的网页上的画面，除了墓碑是想象中的洁净，墓前一堆留言纸条跟花朵特别引人注目。她没有刻意靠近，只是静静地在墓碑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就是这座毫不聒噪的墓碑下，躺着一对至死不渝的战友和恋人，他们一生都在打破传统，应该说用尽力气挑战传统，但最终选择守着对方。这是保守或前卫，已显得那么不重要。早晨微弱的阳光穿过树梢遍洒整个区域，非常的“印象派”，也非常的“默片”。小映在想，这么有智慧的两个人，选择不结婚，只打两年的契约，就这么一直“续约”到终，是什么道理？

她突然强烈想念起小练来，希望他就在身边，便拿起了电话。这是分开后的第一个电话。小练还在睡，但是一听声